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957
18 December 1998

CHINESE

第三九五七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8年12月18日星期五,上午9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布阿莱先生	(巴林)
成员国:	巴西	阿莫林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哥斯达黎加	尼豪斯先生
	法国	杜特里奥先生
	加蓬	蒙加拉-穆索奇先生
	冈比亚	贾格内先生
	日本	高须先生
	肯尼亚	马胡古先生
	葡萄牙	蒙特罗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兰诺夫斯基先生
	斯洛文尼亚	蒂尔克先生
	瑞典	达尔格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利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伯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98-86721 (c)

上午9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拉利昂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的第三次进度报告(S/1998/1176)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事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伯纳德·米耶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米耶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的第三次进度报告,即文件 S/1998/1176 。

在这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伯纳德·米耶先生以及瑞典代表兼根据第 1132(1997)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塞拉利昂问题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介绍。

我现在请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伯纳德·米耶先生发言,以介绍载于文件 S/1998/1176 中的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的报告。

米耶先生(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以法语发言):我很高兴在安全理事会树立这一先例,能够在通常不属于我的席位上向各位成员发言。但是,如果可能,我将设法向安理会提供质量同以往一样的信息。

根据在 1998 年 7 月设立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的第 1181(1998)号决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的第三次进度报告刚刚在文件 S/1998/1176 中印发。审

议中的报告描述了自 1998 年 10 月 16 日第二份进度报告发表以来该国的政治、军事和安全事态发展。报告还描述了同人权和观察团民警部队有关的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并提出了秘书长关于观察团未来活动的建议。

至于该国总的军事和安全局势,正如报告所指出,在报告所涉期间,塞拉利昂政府继续巩固其政治权威。但是,由于前军政权成员的顽固抵抗,特别是在该国东部和北部,军事和安全局势依然极其动荡不定。如报告所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和协助政府恢复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的塞拉利昂民防部队正疲于奔命,极需后勤支助。

自几天前报告完成以来,安全层面出现了新的发展。在该国西北部的前军政权成员向南挺进,再次袭击村庄,打死打伤平民,抢劫并再次破坏财产。成千的人民离乡背井,或者逃往首都弗里敦避难。尽管前军政权成员重新发动军事行动,故伎重演,西非监测组现在指出,叛军已被击退,通往首都的道路现已清除。由于叛军活动,特别是在东北和东部,该国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有升级。

安理会知道,观察团授权的一部分是协助政府执行解除所有塞拉利昂战斗人员、包括向西非监测组投降的塞拉利昂共和国军队的前成员的武装,使其退役并重新进入民间社会的方案。由于安全局势捉摸不定,这些前士兵中的大多数现被重新征召,同西非监测组和民防部队并肩打击叛军。

至于观察团本身,安全理事会授权部署多达 70 名军事观察员,以及一个 15 人的医疗单位。我们正努力这样做,尽管这取决于该国安全局势的永久化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执行其解除武装、遣散和回归社会方案。由于安全局势没有改进,解除武装、遣散和回归社会方案尚无进展,迄今只部署了 40 名军事观察员和医疗小队。军事观察员目前驻在弗里敦、黑斯廷斯、隆吉、博城、凯内马和马克尼,他们在那里同西非监测组的各旅部署在一起。

观察团还部署了 5 名民警官员,就塞拉利昂警察部队的改组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警察部队由于先前同军政权的关系而普遍不受信任,并且严重缺少执行任务所需

的资源。在这方面,观察团的民警单位正同英联邦部署的警官密切配合,在具体项目上同政府一道工作。

(以英语发言)

我谈谈人权问题。

除了描述叛军违反人权的情况,秘书长的报告也描述了政府对现被拘押的军政权的文职和军方支持者的叛国罪审判。在弗里敦分别举行的五次审判中,现已有 96 人受到审判,其中 77 人被判死刑。10 月 19 日,政府行刑队处决了一个军事法庭不予上诉权即判死刑的 24 名军官。所有囚犯现在正对定罪或判决进行上诉,包括 10 月 23 日被法庭裁定犯下叛国罪的革命联合阵线领导人福迪·桑科下士。11 月 16 日,秘书长写信给卡巴总统,请他多方考虑,在上诉程序结束之后宽恕被判死刑的人。

报告的人权一节还论及为改善塞拉利昂国内遵守人权情况而采取的若干技术合作主动行动。为了加强联塞观察团的人权能力,秘书长计划再向塞拉利昂派遣五名人权干事。

关于人道主义局势,过去几天来叛乱分子在弗里敦附近发起几次袭击,造成几千名村民逃亡并使道路情况十分不安全,这进一步破坏了人道主义界特别在北部和东部继续接触待援人口的努力。该国各地的道路普遍没有保障。报告估计自 1998 年 2 月以来已有三十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自第二次进度报告以来增加了近六十万人。继最近在弗里敦附近发生战斗后,联合国和人道主义人员目前在首都以外地区仅乘飞机旅行,并只前往有西非监测组驻留并证实抵达时安全的地点。

昨天,人们在日内瓦发起了金额为 2 800 万美元的 1999 年援助塞拉利昂综合机构间呼吁。该呼吁是联合国各机构同各国政府、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各捐助者协商制定的,它包括 29 个项目,范围从眼前的拯救生命需要到长期促进和平和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项目不等。

1998 年 7 月 30 日,秘书处召开了塞拉利昂问题特别会议,会上为支持政府和西非监测组的努力进行了认捐。继那次会议后又在 11 月 5 日在伦敦召开了塞拉利昂

问题联络小组会议。由财政、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长詹姆斯·乔纳先生主持的政府工作组目前正在弗里敦就各项认捐和承诺采取后续行动,以便确保迅速付款。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正如人们可以在报告中看到的那样,秘书长建议安全理事会在联塞观察团任务期限于 1999 年 1 月 13 日届满时将其再延长 6 个月。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米耶先生的全面简报。

我现在请瑞典代表兼安全理事会有关塞拉利昂问题的第 1132(199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汉斯·达尔格伦先生阁下发言,他将向安理会扼要介绍他最近对塞拉利昂的访问。

达尔格伦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有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扼要介绍我上个星期对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访问。

我是以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主席身份进行这次访问的,安理会将忆及,安理会为了对秘书长关于非洲问题的报告采取后续行动曾建议,我们各制裁委员会主席也应经常访问委员会工作所涉地区,目的当然是更好地获得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展示其存在,表明我们即在此会议厅通过决议实行制裁,也在积极执行这些决议,确保它们得到实施。

因此,我在那次访问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目前制裁塞拉利昂叛军的执行情况。各位成员都知道,这些制裁包括对非政府部队的武器禁运和禁止军事集团成员旅行。昨天,我们制裁委员会曾召开非正式会议详尽讨论某些结论。当然,我回来时也对该国的危机留下一些总的印象,我今天要谈一谈这些印象。

有人说过真理是战争第一批受害者之一。也许有必要首先提及,在塞拉利昂内战这样的内战局势中,缺乏准确和可核查的情报,这应该告诫人们不要匆忙下结论。绝对的事实很难获得——违反制裁情况尤为如此——但一点甚至对仅在那里逗留不到一个星期的来访者来说也是不容辩驳的:即塞拉利昂局势十分紧张,正如我们从副秘书长米耶那里所听到的那样,情况最近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虽然弗里敦同该国其他地区一样获得解放,但塞拉利昂仍受到内战的困扰,叛乱

分子已证明自己是非常难对付的目标。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活动留下了巨大的人类苦难,这些活动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并很难预测:他们在国家的一个地区被击败后,能够在其他地区重新动员并变本加厉地从事恐怖活动。我们现在的理解是,该国西北部地区存在着密集的叛乱活动,使首都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这使得塞拉利昂人民难以充分恢复正常生活。 50 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住在其他国家的难民就首当其冲无法过正常生活。

人们普遍认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小组(西非监测组)为促进稳定和帮助塞拉利昂人民享有安全作了很好的工作。但是,后勤制约仍然存在,部队指挥人员在同我们会谈时,曾直接要求我们转达加强国际支持的请求。

塞拉利昂境内叛乱分子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绝对骇人听闻。很难找出足以描述这些暴行的有力词汇:他们甚至用肢解人体传播其恐怖,即干脆用大刀割掉其受害者的肢体。他们割掉胳膊和腿,甚至鼻子和耳朵。他们活埋男人、妇女和儿童。根据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塞观察团)的说法,自今年 4 月以来已有 4 000 多人被即决处决或肢解。致残儿童的照片现在已由世界舆论广为传播,当人们亲眼获悉这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行径时,就不难理解为何由此产生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强烈要求。

人道主义状况仍十分严重,正米耶副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一个特别令人关切的情况是,人道主义组织仍无法接触该国的某些地方,因此,我们不了解这种悲惨局面的整个范围。我们听到有人抱怨西非监测组和民防部队有时给人道主义接触造成困难。因此,我在访问期间有理由——以我国身份——向有关行动者表明我们的观点,即必须在这样的危机中遵守人道主义法和尽量接触平民。

在调查这场冲突时,塞拉利昂儿童承受的极为沉重的负担特别令人关切。双方的儿童都成了受害者,我们知道,不幸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该区域的新问题。其中许多岁数很小的儿童很久以前就受到诱拐而加入革命联合阵线(联阵),他们现在——其中有些人也许只有 8 岁或 10 岁——有的已成为战争中最勇猛的战士。当然,他们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饱尝暴力和破坏,我认为面前最大挑战之一将

是使幸存的塞拉利昂儿童融入社会,把其特征建立在尊重和共同准则基础上,而不是视其是否扛着装满弹药的步枪。这些儿童应该能够上学或同其朋友玩耍。他们应该能够同其家人在一起,而不应在战斗人员中间成长,把他们作为榜样。我要以尽可能最强烈的措词请求大家在为该国重建提供国际支助时特别注意塞拉利昂儿童的状况。我认为,还应为了儿童的利益,请求塞拉利昂政府继续为民族和解作出非常认真的努力。这是为该国提供稳固和安全的未来的唯一途径——儿童就是我们的未来。

很难看出,对冲突的任何军事解决办法能给塞拉利昂带来持久和平。在这方面,也很难找到开始对话以外的任何可行替代办法。政府现正为和平解决作出努力;我坚信,应鼓励此种努力并不遗余力地使叛军缴械投降。

正如我们在秘书长报告中所见,目前塞拉利昂境内正广泛议论处决问题:今秋早些时候发生的处决和一些已宣判但均提上诉的死刑。我以瑞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而非代表制裁委员会请求包括总统在内的塞拉利昂当局不要再使用死刑,这既是因为我们的原则立场,也是为了使和解努力成功。我的感觉是,存在试图听取此种请求的愿望,尽管就个案而言不能完全保证。

谈到塞拉利昂战争的问题,我还要强调区域方针的重要性。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之间的关系当然特别相关。秘书长已为建立恢复信任采取了重要步骤,秘书长在两国的代表奥凯洛先生和唐斯-托马斯先生现正积极执行这些步骤。我还要提及美国和杰西·杰克逊牧师为振兴马诺河联盟而作出的努力。我们认为,这些努力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塞拉利昂的卡巴总统和利比里亚的泰勒总统均向我们表示,他们致力于寻求双边合作渠道。

我在结束上述概述性评论时要赞扬联塞观察团所开展的效率高而重要的工作。我认为,该团是杰出的事例,证明了较小的联合国驻存,只要搭配得当,即可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军事观察员,还是尽忠尽职的人权工作人员小组,还是民警部队,均为如此。

现在谈到制裁问题,当然虽然没有充分实施。我们听到许多报道,说军火从塞拉利昂以外流入叛军手中。虽然某些补充似乎来自国内的掠抢和袭击,但据报,军火的

确也来自外部;这显然有违强制性安全理事会决议。

塞拉利昂与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之间的陆地边境难以监测且漏洞百出。但塞拉利昂强烈感到,这类外来支持的确来自利比里亚。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具体证据,所传运送的数量也难以评估。我们有些对手将其称为微乎其微。其他人——我特别要提到西非监测组指挥官们,也包括弗里敦的一些外国观察员——则称据报运送量远不止与此,包括以卡车和直升机运送。

我曾有机会向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泰勒先生提出这些问题;他说他不否认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军火运送的确穿过利比里亚国土,但他同时明确指出,他的政府与此无干。他也否认我们听说的报道,即叛军头目被允许在其国自由行动。我们在那里时,泰勒总统重申了他曾向塞拉利昂总统提出的建议,即与该国建立联合边境管制制度。

从我们同弗里敦的卡巴总统的会谈来看,塞拉利昂也将此提议视为较好的开端。我也认为,如果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能考虑支持此一联合行动,那会是十分有益的。这种支持可以包括技术设备,也包括提供边境监测员或观察员;只要能有必要的安全保障,这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同时也是保障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的途径。

同时,我谨重申出访中我曾多次指出的一点,即最终要靠每个国家尽全力确保遵守联合国制裁措施。谁也无法取而代之。

当然有人发西非军火贸易之财;众所周知,在那里得到的丰厚报偿是钻石。在我看来,当然没有这样做的借口。同样也没有借口以军火支持叛军而使塞拉利昂境内的战争持续下去。

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昨天详尽讨论了这些问题;它本月晚些时候提出正式报告时,我认为会包括一些有益的结论,以利于委员会和安理会就本事项今后的工作。这涉及到禁运军火,也涉及到实施旅行限制。安理会成员从我发言中可以得出结论,我希望,制裁委员会将继续积极履行其职责,促进塞拉利昂的和平。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瑞典代表深具洞察力的发言;其中反映出他对塞

拉利昂局势的充分了解。他谈到该国的内战及其对塞拉利昂人民,特别是儿童所带来的问题影响。这使得我们处理该地安全局势和难民以及流离失所人员问题特别紧迫;我们需要设立一项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并努力和平解决局势。我还要感谢他强调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局势之间的联系。

杜特里奥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伯纳德·米耶先生代表秘书长向安理会简介塞拉利昂局势。我还要感谢达尔格伦大使特别以其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我们简介他出访该区域的情况。

我们从这些简介中注意到,仍存在大量严重问题,影响到人民的人道主义局势。违反人权现象持续,处决已发生;我们已对此谴责。正如米耶先生所提出,在军事领域,叛军部队继续发动攻击。

但当我们读到秘书长报告时,我们注意到一些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态发展,特别是使塞拉利昂的卡巴总统、利比里亚的泰勒总统和几内亚的孔戴总统坐到一起的最近的首脑会晤;这使得预见三国出现缓和成为可能。塞拉利昂的内部局势显然也取决于区域一级所发生一切,因此,我们应支持为促进在三位领导人和他们所代表国家之间缓和所能采取的任何措施。我顺便指出,三位总统和许多其他非洲领导人参加了数周前在巴黎举行的法语非洲首脑会议。

在内部,办法虽然只有一个:对话。此种对话的先决条件是叛军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应承认,如同在境内发生内战的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在塞拉利昂,必须停止敌对行动,推动政府与反对其权威各方之间的对话。

这项解决办法还应该包括对区域主动行动、即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及其监测组(西非监测组)的工作和行动的支持。这正是我们在我们的解决办法中以及一些支持西非监测组的捐赠国正在做的。法国还在通过双边援助提供支助,帮助几内亚——科纳克里特遣队参加西非监测组在塞拉利昂的活动。

最后,我还要提及塞拉利昂问题制裁委员会主席的讲话。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提出我们对向塞拉利昂叛乱分子供应军火实行的禁运政策是否有效这一问题。我们

还必须扪心自问这一政策是否有效以及是否也许应该强化这一政策以便促使塞拉利昂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使冲突得到解决。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了这次对于一项尽管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仍然令人关切的议程的公开辩论。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马胡古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安排这次公开的辩论。正如法国代表指出的,我们认为这样做只能增加安理会的透明度,也希望能够增进安理会的有效性。

我国代表团感谢副秘书长米耶介绍秘书长的报告,并感谢他提供最新情况。我们还感谢瑞典大使达尔格伦就其作为安全理事会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主席最近塞拉利昂之行所作的出色报告,这一报告增进了我们对地面实际情况的了解。

我记得我本人今年早些时候担任安全理事会安哥拉制裁委员会主席时进行的访问,我要说的是,我认为那次访问不仅对我本人非常重要和必要,而且安全理事会各个制裁委员会的主席都应该这样做。因此,我高兴地指出,达尔格伦大使确实访问了塞拉利昂,我希望将来安理会其他制裁委员会的主席也能够访问他们各自的地区。

由于塞拉利昂的冲突久拖不决,使平民遭受重大损失,所设想的结合军事和外交内容的双管齐下的办法是一种最务实的尝试,我国代表团衷心地支持。但是,要使之成功,我们就不仅需要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塞观察团)的全力支持,而且需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全力支持。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冈比亚争取与叛乱分子谈判谈成和平协议的越来越明显的努力。

塞拉利昂与邻国的关系显然也需要得到加强。达尔格伦大使在吹风时也提到这一点。正如他所说的,我国代表团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鼓励马诺河联盟更经常地举行会议。事实上,我国代表团在以往的安理会会议上曾建议,为了加强这种首脑会议一级的会议,可以召开更经常的常设高级别官员会议,讨论小的问题,建立能够加强建立信任措施的关系。这种安排在我们东非地区很成功,我们鼓励塞拉利昂各方对此予

以认真考虑。

由于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塞拉利昂恢复了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政府。我们都必须通过提供后勤支助和部队在军事方面支持西非监测组的努力。这样做将加强我们在最近设想的双管制下办法中的谈判发言权。

总之,由于我提及的理由,肯尼亚支持秘书长提出的联塞观察团任务期限明年 1 月届满后延长 6 个月至 1999 年 7 月的建议。

我们认为,联合国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奥凯洛先生的杰出领导和联塞观察团的男男女女的努力下做了极好的工作。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尼豪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达尔格伦大使和副秘书长米耶为我提供了有关塞拉利昂的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情况。主席先生,我们还感谢你继续公开吹风做法的英明决定,这种做法对于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相信今后应该继续这种做法。

卡巴总统几个月前访问联合国时说过,他非常关注使该国非军事化和将其交由文职官员控制的想法。哥斯达黎加理解,由于发动政变的叛乱分子活动的结果,塞拉利昂的安全局面非常复杂。我们还认为,鉴于这些情况,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朝那一方向努力可能很困难,也许是不适时宜的。

我国本身的经历证明并使我们相信,社会的非军事化为小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机会。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提请注意这一问题,并表示希望塞拉利昂将来能够朝着这一目标取得进步。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高须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和先前的发言者一样,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副秘书长米耶就塞拉利昂问题提供最新情况。我们还感谢达尔格伦大使。他作为制裁委员会主席第二次访问了塞拉利昂。今天上午他提供的第一手吹风内容非常翔实,非常有用。我赞成马胡古刚才的评论,即制裁委员会主席造访各有关国家将是非常

有益的,能够为我们提供第一手的情况,成为我们宝贵讨论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还赞赏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存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米耶、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塞观察团)成员在给该国带来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并赞赏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在给该国带来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的宝贵作用。

根据今天上午的吹风,很显然目前的军事和安全局面非常令人担心。我们尤其关注叛乱分子持续不断地袭击平民造成的巨大人道主义痛苦和儿童的困难处境。仍然有关于儿童被迫参加战斗的报道。

另一方面,秘书长的报告带给我们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例如,塞拉利昂政府正在朝着民族和解进行努力以及复员和让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取得某些进展,令我们感到鼓舞。我们还欢迎该国政府最近承诺不启用 18 岁以下战斗人员。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上午我只提出一个问题,即制裁制度有效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加强制裁制度。达尔格伦大使带回来有关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边界上共同巡逻的想法的消息,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不仅要提及制裁制度的有效性,而且要提及旨在制订邻国间建立信任措施的次区域办法。如蒙达尔格伦大使或副秘书长米耶在本轮讨论结束时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评论,我将不胜感谢。事实上,秘书长的报告有几段都提到了这一想法。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塞拉利昂政府部队和利比里亚部队联合巡逻两国的共同边界。另一个是由国际上这样做,例如,通过西非监测组或在它的协助下这样做。

我现在的问题涉及联合国的作用。秘书长的报告第 6 段指出,地方当局与达尔格伦大使接触,要求部署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以协助西非监测组巡逻边界地区。另一段涉及两国合作进行联合边界巡逻的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主要问题。我想得到关于军事观察员作用的更多资料。虽然我理解例如达尔格伦大使所提到的技术设备方面的支助,但关于在边界沿线部署军事观察员和更大程度的参与联合巡逻,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实际可行的吗?显然,这不

是联塞观察员目前的任务的一部分,联塞观察员目前授权的人员配备也不允许这样做。我想再次这样问:这些建议是可行的吗?如有必要是否值得研究扩大联塞观察团的任务和人员配备?

阿莫林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也象前面的发言者一样说,我非常赞赏你组织了这个公开简报会。我希望,这个作法在今后将成为经常性的,因为它对安理会的工作非常有益、也对所有会员国有益。我还想感谢米耶先生就塞拉利昂局势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情况简报,并感谢达尔格伦大使在主持塞拉利昂问题制裁委员会工作时提供的领导,以及他在对该国访问后与我们分享非常有用的资料。

我不想就这些报告的内容作详细评论。我确信,我们将有机会在下月讨论这些报告。当然,所介绍的情况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其中包括对人的肢解和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我还同意达尔格伦大使以他本国身份对塞拉利昂当局说的关于死刑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促进和解的最好办法。

我还想借此机会再次对达尔格伦大使主持委员会工作的方式表示敬意。我认为,现在是这样做的适当时候,因为瑞典在安全理事会中的任期正在接近结束。通过他,我还想对将在 12 月底离开安理会的其他制裁委员会主席致敬,特别是由于他们在促使我们——将在安理会中再呆一年的其他制裁委员会主席——提出一个关于制裁的文件方面所集体发挥的领导作用。

我认为,达尔格伦大使今天说的话非常清楚地表明需要对制裁进行深入讨论。我认为,我们应对在这方面非常活跃的五名常驻代表, 包括达尔格伦大使表示感谢。

我还认为,我们应尽早在这个会议厅中对制裁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我认为,从达尔格伦大使不仅在谈到塞拉利昂时所说的话,而且在提及其它局势——我理解其中之一指的是乌干达——时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工具讨论制裁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通常,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总是有人会有某种担心和关切,即担心关于制裁的讨论只会被作为攻击制裁制度的机会。我不认为真是这样。当然,人们对制裁制度和这种制度在某些情况下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持有疑

问。对这一点的讨论也是合理的,就象在大会中所做的那样。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方面是,如果制裁得到良好的实施,它们往往是实现和平的工具。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报刊中关于其它一些国家的情况的报道——不仅是关于销售钻石的,而且是关于购买军备等的报道——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工具的重要性。因为它可能往往是在某个国家或某种局势中维护和平的唯一手段。

因此,我想再次赞扬你,主席先生保持这种举行公开简报会的作法,并对现在可以说是由达尔格伦大使代表的所有制裁委员会主席表示感谢,以及感谢他刚才所作的陈述。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同意巴西所表达的以下希望:将为各方的利益而更经常地举行全体公开会议。

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象我的同事们一样,我也想感谢副秘书长米耶的情况简报和他对报告所作的新情况补充。我想特别承认达尔格伦大使作为在过去这个困难时期中的制裁委员会主席所作的贡献和他所采取的新行动。我们今天得知了他的工作结果,即他就塞拉利昂局势所发表的不可缺少的个人意见和所作的估价。我同意阿莫林大使的以下看法:当地的局势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想感谢达尔格伦大使提及我国总统特使杰西·杰克逊牧师在促进两个有关国家之间的和解方面正在试图发挥的作用。他本周曾来到这里,并向安理会同事们介绍了他的活动。我们将继续向安理会成员们通知他的努力情况。

我有两个具体问题。因为象已经表明的那样,我将在我们讨论延期任务时再谈细节。但我想问,在利比里亚与塞拉利昂之间的联合边界监测机制建议问题上,是否达尔格伦大使或米耶副秘书长想谈谈接下去可以采取什么实际步骤或我们在努力帮助推进这个过程方面可能起什么作用 ——“我们”在此指的是安理会或秘书处。

第二,我有一个关于部署在那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部队保护的问题。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现有安排仍能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护,以及是否仍在考虑对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塞观察团)的工作人员进行任何调配。

蒙特罗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对这个会议的形式感到很满意,我们赞扬你,主席先生组织这个会议。自然,我想回顾,这是我们在安理会中已经通过的指导准则之一。我相信,这种作法今后将继续下去。本组织其它会员国参加这个会议并听取我们的发言这个事实是鼓励我们继续执行安全理事会已经作出的这项决定。

我还对米耶副秘书长参加这个会议感到高兴。他在发言开始时告诉我们,他也很高兴在此。我们欢迎他参加这个公开简报会。安理会从米耶先生的情况介绍中得益匪浅,这是其他国家听他介绍情况的好机会。

正如我的同事已经强调的那样,达尔格恩大使也在这里创造一个先例。我也要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正在举行这次公开会议,因为它强调我们希望各制裁委员会及其主席发挥的更积极的作用。

我们正在安全理事会辩论这些建议,我非常希望在本月底之前——主席先生,在本月底之前完全在你的掌握之下——我们将作出决定,就阿莫林大使提到的有关制裁辩论的各个问题通过某些指导方针。最重要的一点是各制裁委员会主席的作用。

正如达尔格恩大使在这里所指出的,重要的不仅仅是,各主席在访问制裁所针对的区域或国家期间能够更好地了解情况;重要的不仅是更好地收集情况,而且,随后来到这里,象达尔格恩大使今天上午这样和我们分享这些情况——这是他就执行制裁提出的另外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绝对重要的。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显然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解决武器禁运这一问题。因为如果不这样,它们是没有效力的,安理会有时似乎是消极地应付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局势。

我们只能以公开的方式这样做。我们只能在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参与下这样做。并不是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能这样做。这是整个联合国的责任。联合国要负责任的话,安全理事会就必须提供情况,并与全体会员国共同处理这些因素和这项工作,这自然是重要的。也必须向全体会员国披露更多关于各制裁委员会的工作和我们在这些委员会所做工作的情况。

关于塞拉利昂的局势,我想再次提及并感谢达尔格恩大使对情况作了很好的介

绍,另外我们还有秘书长的出色报告。鉴于时间限制,我只想强调与我们分享的情况有关的两点。首先,达尔格恩大使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塞拉利昂的人权状况是多么地骇人听闻。他所提的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清楚地表明,不能让犯下这些罪行的人逍遥法外。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在罗马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如此重要。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在今后的局势以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势中,避免有罪不罚的情况是绝对必要的。

同时,这要求我们注意另外一点。在许多这类冲突中,没有任何军事解决办法。到头来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并实现民族和解。民族和解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人权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保障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秘书长就执行判决和死刑问题向卡巴赫总统发出的呼吁如此重要。

很自然,我要再次赞扬达尔格恩大使针对儿童状况所说的话。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整个联合国对奥拉拉·奥图诺大使的作用的支持如此重要。奥拉拉·奥图诺现正在处理武装冲突中儿童处境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予他全力支持,我们也要赞扬秘书长为联合国设立了这一重要职能。

我要再次赞扬达尔格恩大使的工作及其本人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并非仅仅这第二次。他两次前往该区域:第一次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这一次以制裁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对此,我愿向他表示赞扬。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赞赏葡萄牙代表的鼓励之词。

蒂尔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赞赏你今天以这种方式组织这次情况介绍和讨论会。时间是宝贵的,我的发言将很简短。

首先,我谨指出,我们感谢秘书长的全面报告和副秘书长米耶先生的介绍。我们研读了报告,其中详细描述了军事和安全局势及其政治方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同其他人一样,我们高度重视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塞观察团)的作用,我们支持扩大其任务。此外,报告的重要内容——有关人权的部分——值得我们全力支持,我们希望,在安理会日后将进行的详细讨论中,我们将能够更详细地谈及这些问题。

然而,今天我只想谈及最近访问过该国的达尔格恩大使所提出的其中几点。如同其他人一样,我要感谢达尔格恩大使的介绍,并赞同阿莫林大使刚才表明的看法,他把达尔格恩大使之行称为体现了安全理事会许多成员的希望和愿望。我认为,他今天的介绍对我们洞察局势是有益的。

各制裁委员会主席的做法,即访问制裁所针对的国家或地区,是非常有助益的。我们认为,这需要更认真的审议。应当适当考虑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这种做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我认为,我们已超越试验阶段,但还没有到达这种做法已完全确立并适用于所有制裁委员会的阶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考虑。

我们知道,制裁委员会已讨论了关于制裁运作的其中某些详细问题。在这方面,我只想提到一点。达尔格恩大使正确地强调了各国合作充分实施制裁制度的重要性。我想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点,是第 1132(1997)号决议下制裁运作的中心点,我认为,这一要点涉及现有的所有制裁制度。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日后再次讨论今天早些时候在辩论中提到的各制裁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文件时,应适当考虑执行制裁的问题。

最后,谈几点关于塞拉利昂的总的政治局势。我要再次感谢达尔格恩大使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见解。他谈到了非常紧张的局势、全面的游击战争、以及不容易解决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谨回顾,安全理事会一向坚持以和平办法解决冲突。我只想引述第 1132(1997)号决议,即安全理事会 1997 年 10 月 8 日通过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决议。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决议坚持主张支持该国“以和平办法恢复宪政秩序。”

该决议通过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安全理事会坚持的根本立场以及安理会做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坚决支持达尔格恩大使所提及的所有努力,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我要指出,我们当然支持杰克逊牧师和该区域领导人所作的努力,特别是我们支持 11 月 5 日在伦敦开会的塞拉利昂问题国际联系小组的努力。我们愿鼓励继续进行这些努力。

现在，国际努力本身并不够，通往解决的真正道路是国内民族和解。在我前面发言的许多人在这方面强调了儿童命运的重要性，我们当然赞同他们的所有观点。

我们谨只补充一点。安全理事会必须对不久前发生的处决进行认真的审议。我们认为处决不会导致民族和解，须适当地注意这个问题，尤其是根据包括福迪·桑科的命运在内的今后事态发展来注意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必须铭记的一个事项。

最后，我谨再说一遍，在安理会讨论这份报告时，我们应更详尽地再次讨论局势。但在现阶段，我谨在结束发言时说，安全理事会目前介绍和审议这些问题的方式是非常有益的。

蒙加拉-穆索奇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也谨感谢秘书处，特别是米耶先生，象往常一样向我们提交了这份非常全面的报告。我们还感谢瑞典的达尔格伦大使以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动邀请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参加会议。他这样作是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第 1196(1998) 号决议。

我们对一些积极的迹象感到鼓舞，诸如执行了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的任务，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作出了努力。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仍然感到关切，尤其是对叛乱分子的野蛮活动。我国代表团对我们刚才获悉的关于残害、处决和焚烧妇女、儿童和其他平民的消息尤其感到震惊。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支持西非监测组努力协助塞拉利昂对付这些叛乱分子。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认为处决前军政府集团的成员不会有助于对话。我们赞成对这些人实行大赦，这样将促进塞拉利昂的民族和解。

我们还对大量的军火贸易感到关切。这使我国代表团更加相信，只有展开一场制止非法武器贸易的运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马诺河联盟成员国最近的首脑会议表示欢迎，并鼓励他们帮助塞拉利昂根据其经验展开制止非法武器贩运的运动。我们认为，不仅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而且正如一些大使已说过的那样，整个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参与支持和协调制止非法武器贸易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保留在即将进行的辩论中再来讨论报告及其内容的权利。

贾格内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达尔格伦大使、并通过他感谢瑞典政府一向十分关心塞拉利昂。达尔格伦大使最近对该国的访问清楚地证明他作为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主席作出的努力。这些访问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还感谢秘书长提出了报告,并感谢米耶先生更新这份报告。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塞拉利昂政府正在巩固其权利,同时也对这样的事实感到遗憾,即军事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和难以预料,其原因很可能是叛乱分子的活动,他们杀戮和残害平民。达尔格伦大使已清楚地描述了这些暴行。

只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才有能力对付叛乱分子和帮助在塞拉利昂恢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一直呼吁增加对西非监测组的援助。此外,只有在向西非监测组提供它所需的后勤和物质支助时,才能更好地感到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塞观察团)的影响。西非监测组和联塞观察团将相互加强彼此的作用。这两个组织相辅相成,但如果一方缺乏足够的资源,其整个表现就不会令人满意。

就在几天前,我们开始了一场关于冲突后缔造和平的公开辩论,但我们都知道,没有必要的资源,就不会有有意义的缔造和平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应象米耶先生所说的那样,尽快支付在关于塞拉利昂的特别会议期间认捐和承付的款项。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无法看出政府将如何执行解除武装、遣散和重返社会的方案,尤其是执行影响到妇女和儿童的构成部分。

关于人权问题,我们毫不怀疑在冲突后缔造和平这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成功地执行重建方案也能处理关于人权的关切事项。冲突后缔造和平的努力应集中于促进自营职业的注重发展的项目。为前战斗人员以及甚至叛乱分子创造有吸引力的出路,将鼓励他们放下武器和参加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

对国内局势就说这么多。从区域的角度看,正如法国代表正确指出的那样,分区域和区域合作在谋求和平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马诺河联盟首脑会议就是一个恰当的

例子。卡巴总统最近对冈比亚进行了正式访问。这种高级别的互访有助于建立信任,应予以鼓励。

最后,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把联塞观察团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建议。我们还赞扬杰克逊牧师大人在这个区域所发挥的作用。主席先生,我们并感谢你组织了这次我们认为非常有益的公开会议。

杰利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今天上午的主动行动。我热烈赞同我的同事们关于我们在一次公开会议中正在进行工作的重要性的发言,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这样的工作。

我谨感谢副秘书长米耶今天上午向我们作的情况简介。他对我们可如何推动我们关于塞拉利昂的工作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注视这些问题,并在我们将进行的讨论中采取行动。联合王国将积极参加这些讨论。

我特别希望与同事们一道表示赞扬达尔格伦大使作为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主席进行其工作时表现出的技能和献身精神,赞扬他主动进行了访问并向我们提出报告。这次他的亲身经历特别重要。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他提出的意见,不仅是他关于执行制裁的意见,并且他以瑞典常驻代表的身份对塞拉利昂局势本身提出的意见。

联合王国对该局势一直极感兴趣并力求解决之道。特别是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与联合国一道多次召开了特别会议、接触小组会议和国际社会对此感兴趣成员的其他聚会。我们为该局势不断增用自己的资源,我们正在为该局势继续其后续工作,以求尽可能代表国际社会在改善塞拉利昂局势方面的强烈兴趣。但我们对该国的事态发展,尤其是持续的叛军活动极为关注。

必须保护塞拉利昂人民免受这场实际上是个谋杀、恐怖和肆意侵犯人权的运动之害。在这种情况下,联塞观察团的工作表现是优异的,但现在国际社会迫切必须对西非军事观察组予以更大的支持,尤其是让更多的部队加入已在当地的部队。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派遣国参与这项活动。

例如就在我们的辩论已经开始讨论建立和平与纷争后的工作时,很容易以为一

个国家的局势已获改善,但我们却未能为持续这项改善而作出更充分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是从塞拉利昂面临的种种困难作出结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认为是一个纷争后的局势不会沦为该项纷争的真正和令人讨厌的重新爆发。因此,我吁请各位同事以及本组织的成员考虑到我们今早所取得的简报,再度审视大家如何能对必须在塞拉利昂进行的工作作出贡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秦华孙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想感谢你今天召开这样的会议,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对增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是有帮助的。我们感谢秘书长所提交的报告,也感谢米耶副秘书长所作的介绍,同时我们感谢瑞典道格伦大使通报访问塞拉利昂的情况,认为访问有助于安理会掌握实际情况。

根据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给我们的通报,瑞典大使在塞拉利昂的访问在弗里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非常好的。中国代表团基本赞同秘书长对塞拉利昂局势的分析,赞赏西非军事观察组和联塞观察团为稳定塞局势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赞赏和支持塞政府采取“双轨战略”,以顺利实现民族和解。

有关从利比里亚有大量军火非法流入塞叛军手中的传闻一直不断,中方对此深感不安,安理会应予以高度重视。这不仅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而且使大量无辜平民受到伤害。我们建议安理会塞拉利昂及利比里亚制裁委员会进行必要的调查并提出有效执行武器禁运的改进措施。

我们希望塞、利两个制裁委员会能加强交流和协调,以强化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执行。

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将联塞观察团延期半年的建议,希望在安全许可的情况下尽快派出第二批军事观察员。对于增加观察团具体民事官员的建议,我们建议征求塞拉利昂政府的意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格兰诺夫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博纳德·米耶副秘书长

和达尔格恩大使关于塞拉利昂局势的实质性通报。

俄罗斯联邦支持秘书长报告所载的建议,尤其是关于将联塞观察团延期半年的建议。我们对塞拉利昂政府正在为其问题寻求一项政治解决而采取连续一贯的步骤感到满意,例如进行一项协商运动,为包括民族和解在内的重大政策问题制定协商一致提议的种种努力。

有见于所有这些政府活动,叛军的不断活动,对平民人口的多次袭击看来就更令人发指。由于塞拉利昂当局和西非军事观察组的联合努力,我们预期国际社会很快就能看到该国局势的充分正常化。

最后,我们要感谢达尔格恩大使对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的有效和极为专业的领导。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感谢各位成员对我说的客气话,并感谢他们的合作,得以举行这种一般性的公开会议。在这方面,我要指出这应归功于我的各位前任。瑞典代表是否要就已作的发言表示意见?

达尔格恩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请也容许我感谢议席四周我所有的同事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想谈一谈日本和美国代表提出的关于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间联合边界监测行动的提议以及联合国对此可能提供的援助这两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个提议还有待两个进一步阐明。我的理解是,塞拉利昂副总统这个星期才在门罗维亚和泰勒总统交谈,传达了卡巴赫总统的积极答复。我猜这两个国家必将进行紧密的磋商。我想建议秘书处通过秘书长在弗里敦和门罗维亚能力出众的代表尽快追查这些讨论的结果以取得进一步的详情。

我看这场磋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可能没那么困难。可以想象支持这些共同边界巡逻的技术援助。第二部分是关于在边界区内的联合国观察员部署的问题。就象我说过的,必须取得必要的安全保证,我假设这就需要由西非军事观察组或塞拉利昂政府在地面设立对边界地区的管控。今天情况并非如此,而在我们达到那种局面

以前,仍然缺乏足够的安全。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对刚才的发言发表评论。

米耶先生(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想首先对达尔格恩大使提出的几点发表评论。我还想感谢他报告的质量和他的奉献精神。

联合边界监测问题是一个我们肯定曾经研究过的问题。正象他所说,这基本上是安全的问题,而且我想说塞拉利昂当局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监测小组(西非监测组)可以发挥作用。就目前而言,考虑到西非监测组的困难和拥有的手段,显然他们没有能力在边界上部署他们的军队。他们十分积极地在其他十分困难战线上工作,以致这对他们有困难。如果没有安全保障,显然我们连评估组也不能派出,而目前我们也无法派。

必须看到的是目前各种事情有轻重缓急。秘书长在 1998 年 6 月的一份报告中说监测会改善该地区的形势。但是我想由于地面的困难、安全局势以及西非监测组缺乏手段,企图在丛林——那是个丛林——部署人员的困难会造成大困难。

(以法语发言)

第二个问题由美国代表提出,是关于为保证观察员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我想首先说这是我们每天都关心的事情;对于实地的特别代表、在那里进行观察的部队指挥官和军事观察员负责人来说,这是件时刻令人关心的事。两天前发出了新的指示,要求确保采取一切步骤对付弗里敦附近的叛乱份子活动的重新抬头。当然,我们不断审查部署了观察员的每一个现场的安全局势。我前面说过,为了安全原因并未部署全体观察员——70 人中只部署了 40 人。此外,两天前已决定只用空运,并且是在西非监测组向我们保证能在目的地保障我们人员安全的时候。

在塞拉利昂,就象在我们参与的十分危险的其他特派团一样,我们正在同我们在实地的代表密切合作努力处理各种事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

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u>上午 11 时 25 分散会</u>